



端木蕻良与 中国现代文学

马云著 北京出版社





这是多么空阔，多么辽远，多么幽奥渺远呵！多么敞快的怕人，多么平铺直叙，
多么宽阔无边呀！比一床素白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难过的大片草原呵！

43.475
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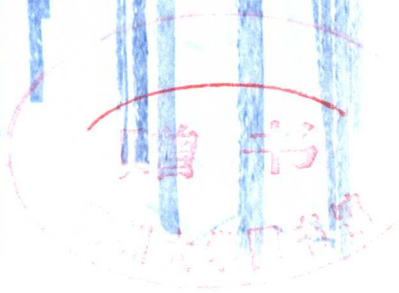


01011223765S 郑州大学图书馆

端木蕻良与 中国现代文学



马云著
北京出版社



过去有人很喜欢把许多大诗人描绘成超人，但他们走过的路，其实不仅是坎坷的，而且是痛苦的，这也和月球上传说有月桂，实际上只有尘土一样，是很值得深思的。

——端木蕻良

序

曹革成

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自从前后脚的落草以来就是一对冤家兄弟。就是说离不开却难相谐。远的不提，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作家与评论家之间在作品理解上的龃龉大概要多于合拍。这也难怪。文学创作多有写作者自身的经历、感受，非外人所能知道、理解，偏偏你要去解读一个人内心的独白或秘密，家务事尚且难断，何况人的情感思维？

我曾写过一篇不像样的小说《月光曲》。那个去墓地背花圈的情节，是我当年与一位上海知青对话中所获得的信息。而那位女音乐家竟引发自我国著名花腔女高音张权女士。远在60年代初，那时家里已从上海迁到哈尔滨两年，我刚念初中。一次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礼堂聆听了震撼我少年心灵的张权独唱音乐会，并听到录音师介绍张权夫妇归国后的不幸遭遇。几十年后，我把当时的感受写进了小说中去。我想，若不是在这里点出，任何人也猜不到《月光曲》故事的来由和人物的原型。由此，在我看过不少形形色色的红学文章，自己也搞些《红楼梦》研究时，不禁解嘲的写下这样两句：“荒诞不经红楼梦，

衣食父母曹雪芹”。我为文学评论的难度而感叹。

搞文学评论是一项解析人脑思维产品的“高精尖”业务，颇有隔山买马的境遇，丝毫不得马虎，来不得半点潇洒，也是一件往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由此，我深深佩服那些在此行当中辛勤劳作的人们。

中国是个完全可以产生大师级作家的国度。国土的庞大，人口的众多，历史的悠久都是天然的保证。而近百年来新旧制度的更迭，中西文化的冲撞，天灾人祸的洗礼，风土民俗的变化，更为中国文学大树的生长提供了域外无法比拟的黑殖土。作家的职责在于如何认识它、理解它，又如何用天才的想像、文学的语言描绘它。然而当作品产生了，就要求有人如何去解读它、理解它、宣传它，看出它实在的价值。作家是酿酒师，评论家就是品酒师。固然好酒不怕巷子深，但嗜酒者还多要靠品酒师去领会这酒中真正的品味。因此中国不但能产生大师级作家，也应该产生大师级的评论家。

可是，在现实中，作家心中对评论有一堵块垒应是不争的事实。比如舒群先生这样说过：“真为贵，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我想老作家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总结。按说作品是作品，作家是作家，而且作家在生时应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可是在现实中恰恰多是两者关系的颠倒，否则为何要寄托于后人和历史呢？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沉重的教训，但要改变似乎也难。产生的原因当然绝不是一二，然而远离媚俗，锐利目光，该是一个成功的评论家必应具备的素质之一。有人曾表示：一些搞评论的，很少想到将来人们怎么去评价他们的评论。搞评论是要有眼光的，你把那些

不是好的作品捧的天花乱坠，将来丢丑的不是自己吗？……这么看，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评论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和马云女士相识，是拜读了她那本博士论著《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个性》。那里面专有一节“萧红小说叙事的潜文本”研究。我惊叹女性评论家独有的敏锐和细腻。萧红的小说，我还是读的比较熟的，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女作家的“黄瓜藤”情结，没有注意《呼兰河传》是“‘爬藤结瓜’式结构”，没有注意《生死场》情节是按《诗经·七月》式的“农时节令”时序展开的等等。马云的评论里还有一种可贵的豁达和宽容，而文字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序》中所说“很好读也很活泼的”。

于是我萌发了请她来研究一下端木先生的作品的念头。提议她作一下端木与萧红作品的比较研究。谁料她在阅读了一些端木先生的作品和有关评论后，爽直地向我提出：端木先生太值得做专门的研究了。她丢下了手头上其它的工作专心投入到端木先生的研究中。暑期里，北京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她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寻找资料，与我交换看法。经过艰苦的“跋涉”，现在，一本16万字的电脑打印稿《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摆到了我的案头。

读完之后，感到十分欣喜。马云刚刚做起端木先生的文学研究，就闯进了几十年没人开拓的新领域，鲜明的提出自己的见解，毫不含糊的给出一个个新的定位。比如与其他作家比较中，她一下就列出多个章节，把端木蕻良与茅盾、沈从文、萧红、萧军、莫言、张承志等新老作家一一作了比较。在类型上，她对端木小说进行了乡土小说、抗日小说、历史小说的分类研究。在文体上，她肯定和细化了端木小说的主要特征是“诗化”的观点，指出他的小说是诗化的主题、诗化的人物、

诗化的情节、诗化的语言。端木的小说是“诗化的，但不是散文文化的”，“他的小说故事性强，可以说是叙事诗，但不是散文诗”。她还认为，从创作风格来看，端木在现代作家中最浪漫也最现实：在艺术风格和美学形态上有浪漫理想的精神，在生活的描写上则立足写实。端木是“在现实与理想的交汇中创造艺术”，他属于最富有想像力的那类作家。由此马云认为：“除了地域上划分，把他归于东北作家群外，我们很难把他归于某一流派和团体”。这点恰于端木先生自己的见解相同，他对人们把他归于东北作家群很不以为然。

在作家的创作思想上，马云提出“人道主义”是“贯穿端木创作的一条红线”。他的抗日小说、乡土小说不仅表现出“恨”，也表现出“爱”。他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紧紧抓住人物的生存问题展开，提出了人的生存问题是第一位的思想。

马云关注端木小说的“史诗”化特点，提出《科尔沁草原》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反映农村土问题的长篇小说”，是“草原的史诗”，提出《大地的海》是一部乡土小说又是优秀的抗日小说，是一部“农民的心灵史”，是“农民英雄的史诗”。她还指出：端木史诗小说并不热衷于描写琐碎的生活，而是抓住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封建土地制度瓦解转化过程。在描写这种转化过程中，作品是历史的，又富有传奇性。这样马云从多个角度求实地探讨了端木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

端木先生的文学创作从来是追求独特的，处处表现出与众不同。有位著名的评论家告诉我：在读了端木的作品后，他发现端木先生是中国少数几位想创建文艺思想体系的作家。另外，恕我陋闻，我感觉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学家——被品味后，你会发现，那些风格华丽，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和作品，在今天

评论家的笔下评价一直是不高的，这其中只有屈原和李白等少数是个例外。端木先生实际上是一位用莎士比亚的浪漫激情和华贵辞藻进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严肃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常想，人们是不是在读到 he 时而激荡、时而冷艳的词汇就感到颤栗和眩晕，从而避开像巴人、夏志清那样确实需要功力的梳理？

读马云的书，会为她提出如此之多的新见解而折服，真是“满目西山红似火，春光占尽又秋光”。但是马云简洁的评论风格，使她的许多见解只是提出而没有展开。冗长的文章我们看到的太多了，尽管人们一再呼吁“缩水”，但又似乎养成了欣赏面面俱到的文字的习惯，不看，反而有些不舒服了。当然，端木研究中积累多年的问题，又怎能期望在一本著作里都得到解决呢？

端木先生曾在 1939 年 11 月写的《大江》后记中，这样寄托了对评论家的期望：“批评家是应该在作家忘我之境所写出的东西里发掘出作者的自我来。”我知道马云的评论会在今后更加完善。我也希望在刘以鬯、孔海立、李建平、孙一寒、马云之后，会有更多的端木蕻良研究专著面世。纵观端木先生的文学成就，我知道这不会是一种遥远的奢望。马云女士的书恰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出版，这意义，我想不言自明！

2000 年 11 月立冬日写于北京洗石轩

目 录

引 言 端木蕻良的文学命运·····	(1)
第一章 端木蕻良的创作道路·····	(10)
一、个性气质·····	(10)
二、文化视野·····	(18)
三、创作思想·····	(27)
第二章 端木蕻良与三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	(38)
一、中国现代第一部反映农村土地问题的长篇 小说·····	(38)
二、草原史诗·····	(44)
三、《科尔沁旗草原》与《子夜》思想艺术的互 补性·····	(55)
第三章 端木蕻良与乡土文学·····	(71)
一、端木蕻良的乡土小说创作·····	(71)
二、传奇与寓言：《大地的海》与《边城》·····	(79)
第四章 端木蕻良与左翼文学·····	(95)
一、端木蕻良与左翼作家·····	(95)
二、影响与超越·····	(99)
三、《鸳鸯湖的忧郁》·····	(102)
第五章 端木蕻良与抗日文学·····	(109)
一、端木蕻良在抗日文学中的地位·····	(109)

2 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

二、端木蕻良抗日小说对莫言的影响·····	(118)
第六章 端木蕻良与东北作家群·····	(128)
一、端木蕻良与萧军创作比较·····	(128)
二、端木蕻良与萧红的情感评价·····	(135)
三、端木蕻良与萧红创作的相互影响·····	(146)
第七章 端木蕻良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	(163)
一、“红楼情结”与“史传意识”·····	(163)
二、《曹雪芹》的思想艺术成就·····	(167)
第八章 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变革·····	(179)
一、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诗化特征·····	(179)
二、端木蕻良与张承志的小说文体·····	(189)
第九章 端木蕻良研究综述·····	(203)
 后 记·····	(217)
主要参考书目·····	(219)

引言 端木蕻良的文学命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文学命运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学成就，而且需要由文学之外的许多因素来决定。作家的文学成就与其文学地位不相称的现象十分普遍。二十年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力图还原文学史的真实面目，还原作家应该享有的地位。沈从文、钱钟书、萧红、张爱玲、废名、穆旦等一批被历史误解和低估的诗人和作家，得到重新评价，提高了文学史地位。但是仍有一些作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至今尚未得到公正评价。端木蕻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种认识并非笔者随便臆测，当一些研究者走近端木蕻良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文坛冷落了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天才作家，其文学地位与其创作成就很不相称。追其原因，有些学者得出的结论，不禁令人感慨万端。夏志清认为，《科尔沁旗草原》错过出版的最佳时机，直接影响到端木的文学地位。他说：“如果当时的出版商们能及时看出它的价值，这部书应该在1934年发表，与前一年出现的名作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猫城记》和巴金的《家》在受到评论界与公众的欢迎程度上并驾齐驱。有卓识的评论家会宣称这部书在它那种引人入胜的描述上，在写作形式与技巧的大胆创新上，以及对民族危亡与新生这两个侧面的敏锐透视上都超过上述那三部作品。”^①如果说这个理由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从现代文学研究的情况来看，还有两次机会可以或多或少地纠正这种误差。一次是1949年后的文学史定位，另一次是新时期对现代文学史的重

新审视。显然，这两次机会，端木都未能赶上。为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地被错过，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他的文学命运呢？我们不妨从影响他的三次机遇谈起。

一、《科尔沁旗草原》出版的延宕

这篇代表端木蕻良创作成就的长篇小说，写于1933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39年才得以面世。一切好像命中注定一样，这部作品的坎坷命运，预示着作家的文学命运也将是不平坦的。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来看，出版延宕的原因都是外在的，似乎是命运的偶合。1933年，由于政治环境恶劣，端木蕻良无法出门，躲在天津的家中，用五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然后他把文稿寄给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郑振铎在回信中说，小说“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②同时要求他对小说中“有违碍”的地方进行删节。因为《科尔沁旗草原》写到“九·一八”事变。当时北京亲日势力猖獗，郑振铎希望能把《科尔沁旗草原》的最后章节改掉，端木不同意，以致使作品的出版被耽搁下来。郑振铎到上海后，又与茅盾、王统照等人商议《科尔沁旗草原》的出版问题，谁知又遇“八·一三”战火，上海闸北大火燃着了华美印刷厂，端木的文稿幸而被人抢救出来，但出版时间又一次推迟了。直到1939年5月，《科尔沁旗草原》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部小说从完成到出版拖延了六年。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从理论上讲，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不在乎这六年时间。但事实上，时代审美风尚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作品的评价。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时代审美风尚的演变，亲自感受过时代精神的巨大变迁带来的震撼，我们会以为夏志清的话有些

耸人听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在八十年代初期，因一篇作品红遍天下，从而奠定作家地位的不在少数。而在今天，有些人写了很多好作品，仍然默默无闻。时代风气可以成就作家，也可以毁掉作家。端木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转型时期，抗战前后是一个明显的界限，从革命文学主潮到抗战文学主潮，文学的性质、任务和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端木作于三十年代初的小说，拿到抗日期间发表，对它的评价不能不产生影响。同时，在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1927年以后，现实主义日益强化，浪漫主义受到排斥。左翼作家蒋光慈、丁玲等人作品中存在的浪漫情调，通过左翼理论批评家的不断批评逐渐得到清除。到三十年代中后期，浪漫派和现代派都向现实主义趋归。这一点似乎没有被端木所觉察，也许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加上年轻，掩饰不住浪漫主义的热情。否则，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可能会改变风格，以这部小说赢得声誉。从艺术完美的程度上，《大地的海》不亚于《科尔沁旗草原》，在风格上它们是一致的，同样具有浪漫主义的激情。在今天看来，它与抗战期间发表的许多长篇小说相比，无论是思想还是在内容上都无可挑剔。但是抗战时期，文艺的大众化方向得以确定，重视创作的题材内容甚于创作的个性和风格，审美时尚追求质朴单纯。许多作家都放弃了早期的唯美倾向，转而追求一种朴实明快的现实风格。何其芳放弃了华美感伤，变得简单明快；丁玲放弃了颓废复杂的情感表现，变得单纯明朗。当时的审美风气欣赏的不是华美，而是朴拙，不是浪漫，而是现实。端木小说出版的延宕看似偶然，实际有某种必然性。文学接受的规律是，一部作品面世时的评价，往往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要改变这种定位是十分困难的。

二、1949 年后的现代文学史定位

1949 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一种主流话语的阐释，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突出和提高革命或有革命倾向的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的地位。对于一些所谓倾向不明、态度暧昧的文学，一些思想曾经彷徨动摇，前后创作发生较大变化的作家，都给予了或多或少的遮蔽。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三十年代，叶紫、柔石、萧军和萧红都是鲁迅文艺圈子的作家，影响不相上下。但是解放后，叶紫和柔石的影响要比萧军萧红大，这是因为，萧军在延安时期，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与左翼文艺路线发生了冲突，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而萧红的后期创作被认为表现了寂寞消极的情绪，同样不被看好。文学史只是对鲁迅支持过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给予了肯定。相形之下，端木蕻良就更不用说了。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端木蕻良只是在萧军和萧红之后稍带一笔，用两句话，提到短篇集《憎恨》以及短篇《鹭鹭湖的忧郁》。^③在提到抗日小说时，只提到《螺蛳谷》这个短篇，^④对代表其创作成就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却没有给予应有评价。而这在当时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科尔沁旗草原》出版的延宕，端木是由短篇创作，尤其是《鹭鹭湖的忧郁》引起文坛注意的。这篇小说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属于左翼文学的创作。而他的长篇小说在创作思想上则表现出复杂倾向。对此，夏志清曾经指出：“像几乎所有 30 年代的中国作家一样，端木最终也站到学生知识分子与被剥削农民的立场上来。但由于他的亲身体验，使他不致流于那种用千篇一律的讽

刺腔和漫画笔触来描写地主阶级”。^⑤端木在阶级出身上有两种血统：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角色的认同上，端木更多地倾向于母亲所属的被压迫阶级，但是对于自己身在其中的父亲所属的阶级，也常常有一种难言的复杂情感。因此，在他的创作中更真实地表现了这两个阶级的命运和性格，他没有把父亲一族写成小丑，也没有把母亲一族写成高大完美的英雄。这使他在作品中有可能保留更多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在另一方面，却使主人公丁宁这个地主阶级的大少爷，对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态度暧昧，行动犹疑不定。对此，早在它出版之际，巴人（王任叔）已经做出评价。总的看来，巴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对于作品的语言，给予了极为热情地赞扬。认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并且预言：“由于它，中国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⑥后来，他的这个预见没有实现，而他运用阶级论观念对丁宁的批评，无疑击中了要害。他认为作者对丁宁缺乏“冷静的安排”，“丁宁终于更多一些‘共同的’血液，而没有揭露出所传授于这地主家庭的更隐秘的更应该被扬弃的腐烂的性格的一面”。^⑦这在当时看来，是致命的问题。所以解放后，《科尔沁旗草原》没有得到重印，只出过删节本。迫于时代的要求和外界的压力，端木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删节或改写，他删除了丁宁的大量内心独白，使小说变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后来的机会，人们要想真正认识端木已经不大可能。

三、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道德评价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获得了一次重新被确认

的机会。每个作家几乎都被重新审视过，端木蕻良也不例外。八十年代初，杨义在对现代小说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对于端木的小说创作也给予了同样的关注。称其为“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对其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从独特的“边塞诗风”和“民俗文化反省”方面肯定了他创作的特殊地位。^⑧赵园也曾经感受到一股“来自大野的雄风”的吹拂，于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端木，看到了其诗化小说的特征。^⑨在这一时期，还有不少研究者都对端木的创作产生了兴趣。到八十年代中期，端木研究已经形成很好的势头。在此之前，从1974年8月，夏志清在马萨诸塞州一次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会上宣读了一篇有关端木的长篇论文以后，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对端木研究的兴趣。按理，在这样的条件下，端木研究应该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其文学地位也应有相应提高。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中，端木的文学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些跌落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萧红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潜流：即在同情萧红不幸命运的同时，对端木的道德责难和人格评价，损害了端木的形象。仔细辨别人们对于端木的种种责难，就会发现其中不无感情用事的成分。但是我们是一个重视情感和道德的国度，有些印象一经形成便难以改变。有些评价已经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比如，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文章中，有意无意地把端木描画成“第三者”，好像端木破坏了二萧的美满家庭。这是一种完全不顾事实的感情用事，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不应该有的封建愚顽的思想。二萧的婚姻破裂固然令人惋惜，我们也不论他们之间谁是谁非，重要的问题是，先有二萧的感情破裂，而后才有端木的介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有些人的眼中，端木和萧红的婚姻根本无法接受，端木压根儿不应该出现，任凭